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 第三十一回 長輩埋冤親情斷絕 方家貽笑臭味差池

按：趙樸齋自揣身邊僅有兩角小洋錢，數十銅錢，祇好往石路小飯店內喫了一段黃魚及一湯一飯；再往寶善街大觀園正桌後面看了一本戲，然後散場回家。那時敲過十二點鐘，清和坊各家門首皆點著玻璃燈，惟自己門前漆黑，兩扇大門也自緊閉。樸齋略敲兩下，那相幫開進。樸齋便問：「臺面阿曾散？」相幫道：「散仔歇哉，就剩大少爺一千仔來浪。」樸齋見樓梯邊添掛一盞馬口鐵壁燈，倒覺甚亮，於是款步登樓，聽得亭子間有說話聲音，因即掀簾進去。祇見母親趙洪氏坐在床中，尚未睡下，張秀英、趙二寶並坐在床沿，正講得熱鬧。見了樸齋，供氏先問：「阿曾喫夜飯？」樸齋說：「喫過哉。」樸齋問：「瑞生阿哥阿是去哉？」秀英道：「勿曾去，困著來浪。」二寶搶說道：「倪新用一個小大姐來浪，耐看阿好？」說著，高聲叫：「阿巧。」

阿巧應聲從秀英房裏過來，站立一邊。樸齋打量這小大姐面龐廝熟，一時偏想不起；勿想著「阿巧」名字，方想起來，問他：「阿是來浪衛霞仙搭出來？」阿巧道：「衛霞仙搭做歇兩個月，故歇來浪張蕙貞搭出來。耐陸裏看見我，倒忘記脫哉。」樸齋卻不說出，付之一笑，秀英、二寶亦未盤問。

大家又講起適纔臺面上情事，樸齋問：「叫仔幾個局？」秀英道：「俚俚一人叫一個，倪看仔纔無啥好。」二寶道：「我說倒是么二浪兩個稍微好點。」樸齋問：「新弟阿曾叫？」秀英道：「新弟無工夫，也勿曾來。」樸齋問：「瑞生阿哥叫個啥人？」二寶道：「叫陸秀寶，就是俚末稍微好點。」樸齋喫驚道：「阿是西棋盤街聚秀堂裏個陸秀寶？」秀英、二寶齊聲道：「正是，耐陸裏曉得嘍？」樸齋祇是訕笑，如何敢說出來？秀英笑道：「上海來仔兩個月，信人、大姐倒撥耐纔認得個哉。」二寶鼻子裏哼了一聲，道：「認得點信人、大姐末，阿算啥體面嘍？」

樸齋不好意思，趨趨著腳兒退出亭子間，卻輕輕溜進秀英房中。祇見施瑞生橫躺在煙榻上打鼾，滿面醺醺然都是酒氣。前後兩盞保險燈還集得高高的，映著新糊花紙，十分耀眼；中間方桌罩著一張油晃晃圓臺面，尚未卸去。門口旁邊掃籠一大堆西瓜子殼及雞肉等骨頭。樸齋不去驚動，仍就下樓，歸至自己房間。那相幫早直挺挺睡在旁邊板床上。樸齋將床前半桌上油燈心撥亮，便自寬衣安置。

比及一覺醒來，日光過午，樸齋慌的爬起。相幫給他盥盆水洗過臉，阿巧即來說道：「請耐樓浪去呀。」樸齋跟阿巧到樓浪秀英房裏，施瑞生正吸鴉片煙，雖未抬身，也點首招呼。秀英、二寶同在外間梳頭。

須臾，阿巧請過趙洪氏，取五副杯筷擺在回臺。相幫搬上一大盤，皆是席間剩菜，係焗蹄、套鴨、南腿、鱒魚四大碗，另有一大碗雜拌，乃各樣湯炒小碗相並的。瑞生、洪氏、樸齋隨意坐定。秀英、二寶新妝未成，並穿著藍洋布背心，額角邊又起兩祇骨簪攔住鬢發，聯步進房。瑞生舉杯說「請」，秀英、二寶堅卻不飲，令阿巧盛飯來，與洪氏同喫，惟樸齋對酌相陪。

樸齋呷酒在口，攢眉道：「酒忒燙哉。」瑞生道：「我好像有點傷風，燙點倒無啥。」秀英道：「耐自家勿好嘍。阿巧來喊耐，教耐床浪去困，耐為啥勿去困嘍？」二寶道：「倪兩家頭困來浪外頭房間裏，天亮仔還聽見耐咳嗽。耐一干子來浪做啥？」瑞生微笑不言。洪氏因嘮叨道：「大少爺，耐末身體也嬌寡點。耐自家要當心個哩。像前日夜頭天亮辰光，耐再要轉去，阿冷嘍？來裏該搭蠻好。」瑞生整襟作色道：「無姆說得勿差呀，倪陸裏曉得當心嘍？自家會當心仔倒好哉。」秀英道：「耐傷風末，酒少喫點罷。」二寶道：「阿哥也勸喫哉。」瑞生、樸齋自然依從。

大家喫畢午飯，相幫、阿巧上前收拾。樸齋早溜去樓下廚房，胡亂絞把手巾揩了，手持一支水煙筒，踱出客堂，擱起腿膀巍然獨坐，心計如何借個端由出門逛逛，以破岑寂。

正在顛思倒想之際，忽然有人敲門，樸齋喝問「何人」。門外接應，聽不清楚，祇得丟下水煙筒，親去看看。誰知來者不是別人，即係樸齋的嫡親娘舅洪善卿。樸齋登時失色，叫聲「娘舅」，倒退兩步。善卿毫不理會，怒叫呼喝道：「喊耐無姆來！」

樸齋啞啞連聲，慌的通報。那時秀英、二寶打扮齊整，各換一副時式行頭，奉洪氏陪瑞生閑談。樸齋訴說善卿情形。瑞生、秀英心虛氣餒，不敢出頭。二寶恐母親語言失檢，跟隨洪氏下樓，見了善卿。

善卿不及寒暄，盛氣問洪氏道：「耐阿是年紀老仔，昏脫哉！耐故歇勿轉去，再要做啥？該搭清和坊，耐曉得是啥場花嘍？」洪氏道：「倪是原要轉去呀，巴勿得故歇就轉去末最好。就為仔個秀英小姐再要白相兩日，看兩本戲，坐坐馬車，買點零碎物事。」二寶在旁聽說得不著筋節，忙搶步上前，又住道：「娘舅勿呀，倪無姆是……」剛說得半句，被善卿拍案叱道：「我搭耐無姆講閑話，挨勿著耐來說！耐自家去照照鏡子看，像啥個樣子，麪面孔個小娘仔！」

二寶喫這一頓搶白，羞得兩頰通紅，掩過一旁，嚶嚶細泣。洪氏長吁一聲，慢慢接說道：「難末俚啲個瑞生阿哥末也忒啥個要好哉……」善卿聽說，更加暴跳如雷，躁腳大聲道：「耐再要說瑞生阿哥，耐因仔撥俚騙得去哉，耐阿曉得？」連問幾遍，直問到洪氏臉上。洪氏也嚇得目瞪口呆，說不下去。大家嘿嘿無言。

樓上秀英聽得作鬧，特差阿巧打探。阿巧見樸齋躲在屏門背後暗暗窺覷，也縮住腳，聽客堂中竟沒有一些聲息。

隔了半日，善卿氣頭過去，向洪氏朗朗道：「我要問耐，耐到底想轉去勿想轉去？」洪氏道：「為啥勿想轉去嘍？難教我那價轉去哩？四五年省下來幾塊洋錢，撥個爛料去撩完哉；故歇倪出來再用空仔點，連盤費也勿著枉嘍。」善卿道：「盤費有來裏，耐去叫隻船，故歇就去。」洪氏頓住口，躊躇道：「轉去是最好哉；不過有仔盤費末，秀英小姐搭借個三十洋錢也要還撥俚個嘍。到仔鄉下，屋裏向大半年個柴、米、油、鹽一點點無撥，故末搭啥人去商量嘍？」善卿著實嘆口氣道：「耐說來說去末，總歸勿轉去個哉。我也無啥大家當來照應外甥，隨便做啥，勿關我事。從此以後，勳來尋著我，毋我臺！耐總算無撥我該個兄弟！」說畢起身，絕不回頭，昂藏徑去。

洪氏攤在椅上，氣個發昏。二寶將手帕遮臉，嗚咽不止。樸齋、阿巧等善卿去遠，方從屏門背後出來。樸齋蚩蚩侍立，欲勸無從。阿巧訝道：「我道仔啥人，是洪老爺嘍。啥實概嘍？」

洪氏令阿巧關上大門，喚過二寶，說：「倪樓浪去。」樸齋在後跟隨，一淘上樓，仍與瑞生、秀英會坐。秀英先問洪氏：「阿要轉去？」洪氏道：「轉去是該應轉去，娘舅個閑話終究勿差，我算末倒難哩。」二寶帶泣嚷道：「無姆末再要說娘舅好！娘舅單會埋冤倪兩聲，說到仔洋錢就勿管帳，去哉。」樸齋趁口道：「娘舅個閑話也說得稀奇，妹妹一淘坐來浪，倒說道撥來人騙仔去哉。騙到陸裏去嘍？」瑞生冷笑道：「勿是我來裏瞎說，耐俚個娘舅，真真豈有此理。倪朋友淘裏，間架辰光也作興通融通融；耐做仔個娘舅，倒勿管帳。該號娘舅，就勿認得俚也無啥要緊。」

大家議論一番，丟過不提。瑞生重復解勸二寶，安慰洪氏，並許為樸齋尋頭生意，然後告辭別去。秀英挽留不住，囑道：「晚歇原到該搭來喫夜飯。」

瑞生應諾，下樓出門，行過兩家門首，猛然間一個絕俏的聲音喊「施大少爺」。瑞生抬頭一望，原來是袁三寶在樓窗口叫喚，且招手道：「來坐歇哩。」瑞生多時不見三寶，不料長得如此豐滿，想要趁此打個茶會，細細品題。可巧另有兩個客人劈面迎來，逕進袁三寶家，直上樓去，瑞生因而止步。袁三寶亦不再邀，回身轉面接見兩個客人。

三寶祇認得一個是錢子剛，問那一個尊姓，說是姓高。茶煙瓜子照例敬過。及坐談時，錢子剛趕著那姓高的叫「亞白哥」。三寶想著京都雜劇中《送親演禮》這出戲，不禁「格」聲一笑。子剛問其緣故，三寶掩口胡盧，那高亞白倒不理會。

俄延片刻，高亞白、錢子剛即起欲行。袁三寶送至樓梯邊。兩人並肩聯袂，緩步逍遙，出清和坊，轉四馬路，經過壺中天大菜館門首。錢子剛請喫大菜，亞白應承進去，揀定一間寬窄適中的房間。堂信呈上筆硯，子剛略一凝思，隨說：「我去請個朋友，來

陪陪耐。」寫張請客票，付與堂倌。亞白見寫的是「方蓬壺」，問：「阿是蓬壺釣叟？」子剛道：「正是。耐哈認得俚個哉？」亞白道：「勿。為仔俚喜歡做詩，新聞紙浪時常看見俚大名。」

不多時，堂倌回道：「請客就來。」子剛再要開局票，問亞白：「叫啥人？」亞白聾蹙道：「隨便末哉。」子剛道：「難道上海幾花倌人，耐一個也看勿對？耐心裏要那價一個人？」亞白道：「我自家也說勿出。不過我想俚做仔倌人，『幽嫻貞靜』四個字用勿著個哉；或者像王夫人之林下風，卓文君之風流放誕，庶幾近之。」子剛笑道：「同實概大講究，上海勿行個。我先勿懂耐閑話。」亞白也笑道：「耐也何必去懂俚？」

說時，方蓬壺到了。亞白見他花白鬚鬚，方袍朱履，儀表倒也不俗。蓬壺問知亞白姓名，呵呵大笑，豎起一祇大指道：「原來也是個江南大名士，幸會，幸會！」亞白他顧不答。

子剛先寫蓬壺叫的尚仁里趙桂林及自己叫的黃翠鳳兩張局票。亞白乃道：「今朝去過歇三家，纔去叫仔個局罷。」子剛因又寫了三張，係袁三寶、李浣芳、周雙玉三個。接著取張菜單，各揀愛喫的開點幾色，都交堂倌發下。蓬壺笑道：「亞白先生可謂博愛矣。」子剛道：「勿是呀，俚個書讀得來忒啥通透哉，無撥對景個倌人，隨便叫叫。」蓬壺抵掌道：「早點說個哩，有一個來浪，包耐蠻對。」子剛道：「啥人嘎？去叫得來看。」蓬壺道：「來浪兆富里，叫文君玉。客人為仔俚眼睛高，勿敢去做，賽過留以待亞白先生個品題。」亞白因說得近情，聽憑子剛寫張局票後添去叫。

須臾，喫過湯魚兩道，後添局倒先至。亞白留心打量那文君玉，僅二十許年紀，滿面煙容，十分消瘦，沒甚可取之處，不解蓬壺何以劇賞。蓬壺向亞白道：「耐晚歇去，看見君玉個書房，故末收作得出色！該面一堵纔是書箱，一面四塊掛屏，客人送撥俚個詩纔球來浪。上海堂子裏陸裏有嘎？」亞白聽說，恍然始悟，爽然若失。文君玉接嘴道：「今朝新聞紙浪，勿曉得哈人有兩首詩送撥我。」蓬壺道：「故歇上海個詩，風氣壞哉。耐倒是請教高大小爺做兩首出來，替耐揚揚名，比俚味好交關味。」亞白大聲喝道：「勦說哉，倪來豁拳！」

子剛應聲出手，與亞白對壘交鋒。蓬壺獨自端坐，搖頭閉目，不住啣唔。亞白知道此公詩興陡發，祇好置諸不睬。迨至十拳豁過，子剛輸的，正要請蓬壺捉亞白贏家。蓬壺忽然呵呵大笑，取過筆硯，一揮而就，雙手奉上亞白道：「如此雅集，不可無詩；聊賦俚言，即求法正。」亞白接來看，那張紙本是洋紅單片，把詩寫在粉背的，便道：「蠻好一張請客票頭，阿是外國紙？倒可惜！」說畢，隨手擦下。

子剛恐蓬壺沒意思，取那詩朗念一遍。蓬壺還幫著拍案擊節。亞白不能再耐，向子剛道：「耐請我喫酒呀，我故歇喫來浪個酒要還撥耐哉哩。」子剛一笑，搭訕道：「我再搭耐豁十記。」亞白說：「好。」這回是亞白輸了。祇為出局陸續齊集，七手八腳爭著代酒，亞白自己反沒得喫。文君玉代過一杯酒先去。

蓬壺揣知亞白並不屬意於文君玉，和子剛商量道：「倪兩家頭，總要管俚尋一個對景點末好。勿然，未免辜負仔俚個才情哉啗。」子剛道：「耐去替俚尋罷。該個媒人我做勿來。」黃翠鳳插嘴道：「倪搭新來個諸金花阿好？」子剛道：「諸金花，我看也無啥好，俚陸裏對嘎？」亞白道：「耐閑話先說差哉。我對勿對倒勿在乎好勿好。」子剛道：「價末倪一淘去看看也無啥。」

當下喫畢大菜，各用一杯咖啡。倌人、客人一哄而散。蓬壺因趙桂林有約，同亞白、子剛步行進尚仁里，然後分別。方蓬壺自往趙桂林家。高亞白、錢子剛並至黃翠鳳家。翠鳳轉局未歸，黃珠鳳、黃金鳳齊來陪坐。子剛令小阿寶喊諸金花來，小阿寶承命下去。

子剛先向亞白訴說諸金花來由，道：「諸金花末是翠鳳娘姨諸三姐個討人。諸三姐親生因件叫諸十全，做著姓李個客人，借仔三百洋錢買個諸金花，故歇寄來裏該搭，過仔節到么二浪去哉。」

話未說完，諸金花早來了，敬畢瓜子，侍坐一旁。亞白見他眉目間有一種淫賤之相，果然是么二人材，兼之不會應酬，坐了半日，寂然無言。亞白坐不住，起身告別。子剛欲與俱行，黃金鳳慌的攔住道：「姐夫勦去哩，阿姐要說個呀。」

子剛沒法，祇得送高亞白先去。金鳳請子剛躺在榻床上，自去下手取簽子，給子剛燒鴉片煙。子剛一面吸煙，一面和金鳳講話。吸過三五口，祇聽得樓下有轎子進門，直至客堂停下，料道是黃翠鳳回家。

翠鳳回到房裏，換去出局衣裳，取根水煙筒，向靠窗高椅而坐，不則一聲。金鳳乖覺，竟拉了黃珠鳳同過對面房間，祇有諸金花還默臉兀坐，如木偶一般。

第三十一回終。